

小院常客

□卜伟

那只老猫不知什么时候跑进我的院子。院子里晾着的香肠、鱼干,挂在低处的,都成了它的美食。有了这些物质保障,那只猫就有了在院子里长住的打算。因为它有偷窃的“前科”,我们就把院子里的食物统统都收了进来。这是一只“认死理”的猫,隔几天就要来院子里转转,惦记着那些吃的。有时和我们面对面,它自知理亏,非常知趣地跑到栏杆外面。

一天,母亲看到那只老猫在翻小区的垃圾桶,翻了半天,也没找到吃的,发出很凄凉的声音。母亲把冰箱里一条鱼拿了出来,煮了汤泡了米饭,用个小碗盛起来,放在院子里的石榴树下。我说,家里的事都忙不过来,怎么又要伺候这只流浪猫。母亲说,有点爱心行不行,你没看到那是一只带肚子的猫呀。我还真没有太注意这只流浪猫,长得灰不溜秋的,是只平常不过的猫,只觉得它比别的猫要胖些。

第二天,小碗里被添得干干净净。这以后,每天中午老猫到饭点准时来用餐。有时或许是饿早了,上午也来。我们普通人家的早餐不太适合它的口味,一般的面包什么的,它闻了闻掉头就走,只有蛋糕房里肉松和火腿面包才勉强吃。一日中午,老猫正在专心致志地用餐,儿子去院子里拿东西,老猫受了惊吓,“嗖”的一下窜到了栏杆外,但并不走,躲在树后小心翼翼地看着儿子。儿子朝它挥挥手,又指了指碗,看着儿子没有敌意,它竟然很会意地从栏杆外钻了进来,继续用餐。

妈妈,你是我选中的

□欧阳科瑜

这是一件小事,一件毫不起眼的、微不足道的小事,一件无意间邂逅的小事。

那是一个初冬的午后,我乘坐84路公交车行驶在宽阔、幽静的首蓿园大街上,没有风,也没有尘埃,冬日的暖阳照射着整个车厢。乘客并不多,有的在闭目打盹,有的在扭头看窗外的景致,小小的空间,暖暖的、亮亮的、静静的,让人感到说不出的悠闲、惬意。

我的座位前分坐着一对母女,女儿四五岁模样,小脸红扑扑的,年轻的妈妈俯身轻轻地对小女孩说着什么。一会儿,车靠站了,上来一位孕妇,这位妈妈连忙把女儿拉到自己的座位上,搂在怀里说:“宝宝,快给这位阿姨让个座,阿姨肚里有小宝宝哩。”小女孩仰起脸问妈妈:“我小时候也是在你肚子里的吗?”妈妈说:“是呀。”小女孩眨巴眨巴眼睛,歪着脑袋,愣了一会,忽然像发现新大陆似的对妈妈说:“妈妈,我是飞在天上的小天使吗?”妈妈含笑点了点头。小女孩接着说:“我在天上飞呀,飞呀,飞到东,飞到西,我想找一个妈

如此半月后,老猫已经和我们很熟了,要是中午它的碗里是空的,它就会蹲在玻璃门前大声叫着,还用小爪子敲着玻璃门。还真不拿自己当外人。

一日,我们吃虾,把虾壳泡了汤给它。门口传来它的叫声,叫声里我明显听出了它的不满。我走出去,小碗里的伙食纹丝未动,这家伙还挑起食来。母亲说,猫可能不喜欢吃虾,冰箱里还有两条剩鱼,给它吃吧。我说,昨晚你没在家,那两条沙光鱼是专门留给你吃的,我们都舍不得吃呢?母亲说,没事的,没事的,边说边把鱼拿了出来。

老猫蹲在碗边,并没有吃鱼,而是叼了一条,跑出栏杆了。很短的时间,又从栏杆外跳了回来,继续叼另外一条鱼。过了一会,它又回来了,吃着剩下的一些鱼刺还有虾壳。一连几天不管碗里是什么,大的它都叼出去,回来后自己在小碗里匆匆地吃。我觉得奇怪,就跟着它。终于在小区一个背风的隐蔽的拐角处看到了它。不是一只猫,除了它还有三只小猫,正在吃它叼来的那些食物。老猫在一旁用舌头轻轻舔着它的孩子们。

老猫望到了我,马上做出保护自己孩子的姿势,眼睛里充满了敌意。过了一会,它好像认出了我,朝我喵喵地叫着。我的心头一颤。刚刚看了晚报,报纸上说,一对年轻的小夫妻几万块钱把自己的孩子卖了,然后两人很潇洒地用这些钱去买衣服、逛酒吧、出入高档场所。这样的新闻已经不是“新”闻了,隔一段时间就会发生。

有时人好像动物,有时动物也好像人。我不明白是动物们进步了,还是人类退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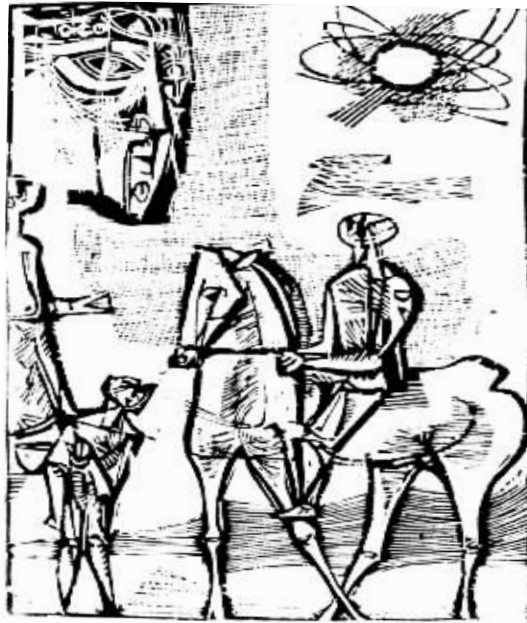
妈。忽然,我看见了,你,你正笑着哩。我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你,就选中了你。”说到这里,小女孩兴奋地挣脱妈妈的怀抱,得意地拍着小手说:“妈妈,妈妈,你是我选中的!你是我选中的!”年轻的妈妈紧紧地搂住小女孩的脖子说:“对,妈妈是你选中的,你真能干。”

我听到母女俩这段对话,一下子被深深打动了。从来没听到有这种说法,多新鲜、多神奇、多美妙啊!庆幸年轻的母亲,没有否定、纠正或指责孩子的童言稚语,而是欣然接受,多么有智慧的母亲。

这孩子天真的话语不就像一首对生命、对亲情的赞美诗吗?这个小故事不就是一则美丽、神奇的童话吗?它温暖着每个人的心。

孩子的心灵是最纯洁的,孩子的想象是最自由、最丰富、最有色彩的。他们对世界有着独特的眼光、独特的判断、独特的感受,这些可爱的孩子其实就是天生的艺术家。

作为一名终身从事教育工作的我,衷心希望我们的大人都来精心呵护孩子这水晶般的心,并珍惜、开发、培养孩子的想象力、创造力。



《骑士》木刻【德】布莱特罗伊茨

青石街

NEW SUPPLEMENT

92号

家有大厨

□杨春云

儿子大学放暑假回来,由于我单位离家远,儿子的午饭成了问题。最后我和老公达成一致,儿子在家做午饭,等老公回家一起做。

利用周末,我开始教儿子烹饪基本功。轮到儿子自己操作了,他站在灶台前,笨拙地拿着锅铲,开始炒青椒土豆丝,一会儿用力过猛将菜铲出锅外,一会儿多放了料,菜咸得难以咽下;学做红烧肉时,他趁我不注意抓了把孜然放进去,我闻着觉得味儿不对,他争辩道:“烧烤时放孜然特别好吃。”我让他自己尝尝,他直嚷难吃;学做汤时,他又将汤汁溅到手上,皮肤红起来了。我看着也觉得心疼,好几次我都想干脆自己做算了,但儿子没气馁,手上抹点药膏,继续进行。

母亲的头丝瓜

□许亮

每年入夏,母亲都要在院子里种一棵丝瓜苗。到了盛夏,藤蔓爬满篱笆墙,淡黄的小花,成了烈日下一道亮丽的风景。花落处,不久就能结出青青的丝瓜果。结瓜有先后,母亲总爱把头一根做成汤,还叮嘱我一定要喝完。理由是头丝瓜,就像鸡蛋一样,那是最有营养的一根。

而今,我已长大成人,在城市的一角开花结果。母亲兀自闲不下来,一早赶车进城,背来一大包时令蔬菜。这根丝瓜,是今年头一根呢,母亲边说边打开包。

去皮,切片,下锅,打蛋,一气呵成,很快就炖出一碗

周一开始,儿子正式上岗做大厨,早晨我买菜洗好切好,放在锅台上,怕他新手做菜不熟练,就将菜谱和做菜流程写在QQ里发给他。

上班我心也不安,担心他毛手毛脚不安全或者做的菜都不能吃,几次想打电话回去问问,又怕他正在炉灶上做菜,分散注意力,反而出差错。好不容易挨到下班后,估计老公到家了,我打电话问他:“儿子菜做得咋样?”老公说:“菜的口味稍有欠缺,不过第一次独立操作,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就是忘了烧饭,现在正淘米做饭呢。”

我正在食堂吃饭,听了此话,乐得差点将嘴里的菜喷出来。

日子过得很快,转眼半个月过去了,儿子的厨艺天天在进步,有时他还会上网搜索菜谱,自己尝试各种新做法。

丝瓜汤来,母亲却不肯喝,而是端到小宝面前,我们一起看着他美滋滋地喝下。

席间,我便和母亲唠唠闲话。我说记得小时候,家里的丝瓜,要两三根才够炖一碗,现在的丝瓜,怎么比以前粗壮多了?母亲得意地说,在丝瓜吊果的那几天,只要在瓜头系个塑料袋,塑料袋里放几块泥巴增加一些重量,过几天就发现,它结得又粗又长又直。她是去别人承包的菜园帮忙,跟技术员学来的。

我惊讶于她“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正如我们这些在城市打拼的人,一边承受着各种压力,一边总能不断进步。

微观

○○○

葡萄醋

章泓

这几年,身边总有朋友啊同学呀见面时会谈起自己酿的葡萄酒有多好喝,我也品尝过几次,确实口感还蛮好。这样,经不住鼓动,自己也动了心思。去年初秋时节,想学酿酒的心思异常强烈,上超市买了十多斤上好的葡萄,买了一个大玻璃瓶,按着网上的介绍,一步步地照做。满心期待着……时间到了新年,启动仪式,打开品尝。哎呀,简直酸掉口腔里所有的器官,并蔓延到全身。是时间不够,还是糖少了?电话询问各位行家,得到的答案五花八门。于是自作主张,加糖搅拌,然后避光继续酿。耐着性子等过了春天,熬到了夏天。再次打开,依然酸性不减。我的法国邻居说:你酿的葡萄醋很筋道啊。我说:你揶揄我呢,他哈哈大笑。我只有无奈地苦笑。其实,做什么事都不会像听来的那么容易。细节决定成败,要把每个细节都做到位,绝对不容易。

远和近

潘苗苗

有些人离我很近,可与他整天不发一声;有些人离得遥远,却叫人日夜想念。收到朋友一封手写的信,那淡淡的,带着深浅心事的笔迹,一下子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信,虽只是薄薄的一张纸,但有坚实的质地,仿佛与那几千里以外的他之间,搭了一条一步可迈的“渠”。沿着那动荡的波纹,我探入了一个人的内心,它可触、可察、可藏,可以从纹理中窥视它来自何处。那感觉,绝不是对着屏幕敲打几行字句所能替代的。即便不如想象中的完美,在分寸之间,也确实让曾经无处安放的怀想有了一片栖身之地。读信,迢迢相隔的山水慢慢在身后退去,一程又一程,远方的人于是近了又近。

天河水

谢淑平

如果,我能住在天河边,做一个辛苦劳作的农民,或者凭河生活的渔夫,我一定想方设法改变传说中的爱情结局。做农民,我不种水稻不种玉米高粱,我要在河边栽树,让树歪着身子生长,相信有一天,树冠一定会延伸到天河对岸,成为一座天然的桥梁。我还会在河里种植荷藕,那圆圆的荷叶和洁白的荷花,在天河水的滋润下越长越多,最后遍布整个水面,既然青蛙可以在荷叶上跳跃,蜻蜓可以在荷尖停留,那么,分居已久的仙人情侣,也一定能踏着荷叶飘飘而来,成就永远的幸福。如果,我是一个渔夫,不打鱼只织网,只要渔网足够大,一定可以打捞出他们飘落河底的誓言和河水里善的成分以及爱的感动。

青石街来稿邮箱
xinfukan@126.com